

真西遊記

眞西遊記

第十四回 一心瞻禮釋迦影 片言感化強盜心

話說玄奘在那揭羅喝國王宮中。與國王談起釋迦遺影事。據國王言。

燈光城西南深山之中。有一深澗。石壁峭立。瀑布飛流。其東岸石壁上有
一大洞。昔爲瞿波羅龍所據。此龍前身。本爲牧牛童子。日以乳酪進供國
王。一日進奉失宜。而爲國王所譴責。牧童忿怒。發願爲龍。以害國王。便至
石壁上。投身澗中而死。死後果化爲龍。盤踞此洞。名爲瞿波羅龍。一日欲
出。興雲作雨。與國王爲難。是時釋迦在中印度。以神通力得悉此事。悲憫
此國之人。將爲惡龍所害。便發願感化毒龍。拯救國人。於是自中印度至
於龍所。龍見釋迦。毒心頓止。釋迦爲之說法。勸龍去邪歸正。龍大歡喜。請

釋迦常住洞中。釋迦說。我將寂滅。但可爲你留影在此壁上。你見我影。如親見我。你如憤怒之時。一見我影。毒心定當消滅。我諸弟子。亦當留影在你壁上。你見影也。如見我諸弟子。釋迦言畢。不見龍觀石壁之上。果有釋迦之影。自此毒心頓息。不欲出洞爲災。雖年遠代久。龍已不知存亡。而釋迦遺影至今猶在。

玄奘道。如此。貨僧必欲前往禮拜。國王道。說雖如此。說怕不容易去。玄奘道。爲甚麼不容易去。國王道。道路荒蕪。無人識路。況且沿路盜賊充斥。殺人刦物之事。時有所聞。便有人識路。也不肯冒險引道。這時玄奘從迦畢試國僱來的手力。想將玄奘送出那揭羅喝。他們便可回國。很不願玄奘去禮拜佛影。又要多耽擱幾天。便極力勸玄奘不要去。說道。法師何故輕身冒險。玄奘道。你們怕盜賊。你們只管留在這裏。我是不怕的。須知釋迦真身之影。億劫

難逢。豈可當面錯過。玄奘又問小和尚。願去不願去。小和尚也說不願去。玄奘道。你們暫居在此。我便單身前往。暫去卽回。決不爲盜賊所害。國王聞玄奘言。也深歎他的意志堅決。本想替他僱人引路。怎無人肯應僱。都說沿途盜賊甚多。誰也不敢冒這險。玄奘謝國王道。他們都不願去。這有何妨。貧僧獨行便了。國王再三苦留不住。只得任他前往。且說玄奘一人。肩了隨身行李。向燈光城進發。走了半天。看見一座古寺。向寺中訪問路徑。并託寺僧覓人爲伴。寺僧說。路是很容易認識的。自此一直向前走。便有一莊。到此莊上。再向人詢問便了。但覓人爲伴。却是一件難事。玄奘道。爲甚麼。寺僧道。大師不知道麼。大約大師是從遠方來的。所以不知道。前面是盜賊出沒之區。幾十個幾百個人。結了伴。才敢走。單身兒爲何敢走。玄奘正欲與寺僧爭辨。只見前面走過來一個小兒。問玄奘道。不知大師是要往我們莊上去麼。我就

是莊上的人。現在方要回莊。却好與大師結伴同去。彼此都免得寂寞。寺僧聞言。連道如此甚好。到了那邊莊上。再說。玄奘也道如此甚好。於是就與小兒同行。一路閒談。頗不寂寞。傍晚時候。已到莊上。小兒的父母。聞說玄奘遠來禮拜佛影。也都觀喜。便留玄奘在家中暫住。又說這裏有一老人。是認識路的。現可代法師一問。肯不肯引導法師前往。說罷。便吩咐小兒去問老人。片刻。小兒引了老人來見玄奘。自言願去。於是大家都很觀喜。約定明日同往。這夜。玄奘住在莊上。一夕無話。明天一早。謝了主人。和那老翁出發。一路閒談。不知不覺。已走了五六里路。沿路雖然荒涼。却是風景很好。玄奘向老人道。在這裏山明水秀之區。似不應該有盜賊出沒。老人道。或者今天僥倖。不曾遇見他們罷。大師。你心裏有些怕麼。玄奘正待回答。只聽得前面深林中。有人呼喝道。往那裏去。好大膽。老人一聽。知道不好。忙搖手招呼玄奘。不

要作聲。說時遲。那時快。只見呼喝之處。便有五個人。從深林中走出來。手中都執著長刀。指住玄奘等。問道。那裏去。玄奘忙脫了帽。露出禿頂。說道。我是出家人。一身之外。沒有他物。任便你們取去。一個強盜道。這和尚來此何爲。玄奘道。欲禮拜佛影去。又一個強盜厲聲問道。你不知道路上有強盜麼。玄奘道。甚麼叫強盜。強盜雖兇猛。也是人。今爲禮佛而來。雖猛獸毒蛇。猶且不怕。何怕強盜。這時五個強盜。全被玄奘一言感動。不知不覺。齊聲說道。好啊。好啊。其中一人道。我們橫行一世。至今日才知佛法廣大。我們一同去禮拜佛影罷。其他四人。又齊聲答道。好好。我們一同去。玄奘此時。見強盜已經被感化。自然是很歡喜。合掌說道。難得諸位願意同去禮拜佛影。一面說。一面再看同來的老人。只見他躲在一塊大石背後。面色如土。幾乎不省人事。玄奘把他攙過來。說道。你老人家不要怕。現在我們大家都是朋友了。老人

瞠目不知所答。疑心玄奘也是盜黨。只得低聲懇求玄奘道。求大師可憐我。我是好意帶你來的。我又是一個窮鬼。沒有甚麼東西送給你們。怎樣好呢。總要求你原諒我罷。玄奘聞言。起初還不知道他是說些甚麼。後來一想。便已會意。却也不便明言。只說道。你老人家只管放心。現在我們一同禮拜佛影去罷。說罷。望着老人微微的笑。老人又看看五個強盜。也都是滿面笑容。心裏知道他們都沒有惡意。便已放了心。大家一同往前走。不久。已到了洞所。只見洞在石澗東山之下。門向西開。四周草木擁塞。飛瀑潺湲。從山上奔下。玄奘立在洞門外。向內而窺。只見窈冥黑暗。一無所見。老人道。大師可徑入洞中。直觸東壁爲止。然後退行四五十步。靜心息慮。向東而觀。便可得見。玄奘依言。走入洞中。直觸東壁。然後退行四五十步。立定。起初身在洞外。只見洞中窈冥黑暗。今已身在洞中。有微光從外而入。看見四壁都是青苔。堆

積得很厚。絕不見有佛影。玄奘至誠頂禮。一百餘拜。仍舊不見佛影。乃自責障累。悲號懊惱。更至心禮誦諸經。隨誦隨禮。又百餘拜。乃見東壁有圓光一道。約如鉢大。一現而滅。玄奘且悲且喜。更至誠禮拜。不久。又見圓光。約如盤大。玄奘驚喜。然圓光還是一現即滅。玄奘益加感慕。自誓道。倘不見佛影。終不移寸步。如此至誠二百餘拜。頓見全洞大明。佛像莊嚴。分明在壁。妙相熙融。神姿晃昱。玄奘瞻仰慶躍。不知所贊。佛身及袈裟。並作赤黃色。自膝以上。分明如繪。華座以下。稍覺不清。左右及肩背後。諸菩薩影。亦歷歷可見。玄奘瞻仰一回。便叫洞外六人。取火入洞。以便焚香。老人取火入洞。佛像便又隱去。玄奘急命將火滅洞。於是佛影又復可見。是時除玄奘外。強盜及老人。一共六人。都已走進洞中。六人之中。有五人得見佛影。其一人竟無所見。如此約有一頓飯的時候。佛影才漸漸滅沒。依然是一線微光。從洞外射入。照見

滿壁青苔。七人頂禮贊歎。才始出洞。回顧洞中一片墨黑。老人得見佛影。尤爲歡喜。歎爲畢生幸事。向玄奘道。尚非法師意志之誠。願力之厚。也無由得見。今日所遇。真是千載難逢的機會。五個強盜也各自慶幸。發誓改邪歸正。永不再爲劫掠生涯。其中一人。未見佛影的。更長號痛哭。自悲障重。於是相率將所佩刀劍。盡投入澗底。洗心革面。另做好人。與玄奘等悲泣而別。玄奘又與老人徧覽洞外各處。老人對於此間掌故。異常熟悉。隨口道來。歷歷如數家珍。指一石對玄奘道。法師你看。這石上足跡。是當年釋迦所踏。玄奘看時。果有足影。老人又引玄奘至一處。說道。法師你看。這塊盤石。當年釋迦曾在此浣濯袈裟。玄奘看時。只見石上猶有痕跡。老人又指巖壁諸洞。對玄奘說。這都是釋迦弟子入定之處。玄奘一一禮拜。日暮而回。這夜仍宿莊上。明日與老人爲別。玄奘一人入城還宮。國王一聽見玄奘回來了。自然是極歡。

喜自己出迎於宮門之外。勞問玄奘道。我自從法師去後。日夜耽心。恐法師被盜賊所害。如今法師回來了。我的心也放得下了。玄奘微笑道。多謝國王記念。玄奘此去。不但不曾被盜賊所害。而且感化了五個強盜。國王問。怎樣感化五個強盜。玄奘一面同國王走入宮中。一面把如何遇見強盜。如何感化他們的話。細說一遍。國王聽了。連聲贊歎。玄奘又把如何看見佛影的事。說與國王聽。國王聽罷。更贊歎不已。玄奘在宮中住了幾天。才預備離開那揭羅喝。往健陀邏國去。從迦畢試國僱來的手力呢。和他們約定。送玄奘到那揭羅喝國邊界。他們就回國去。兩個小和尚。還跟着玄奘走。臨行的一天。玄奘方與國王話別。只見有人前來。欲向國王啓事。却又不敢便說。國王問道。你有什么事。只管說。那人道。稟國王。今據城中巡官來稟。說是捉住五個強盜。這五個人。也自己供是盜。不過他們說。現在已改邪歸正了。不能把他們

當強盜辦了。現在強盜在此。請問國王。如何發落。國王聞言。微笑着。對玄奘說道。莫不就是乃五個人麼。又回頭吩咐。把強盜帶進來。當面發落。片刻。巡官帶了五個強盜。來見國王。玄奘在旁一看。果然是那五個人。便對國王道。果然不錯。這時五個人也已看見玄奘。分明認得。却在國王之前。不敢和他說話。這時國王聽了玄奘的話。吩咐巡官道。不錯。他們果然是改邪歸正了。又指著玄奘對巡官道。有這位玄奘法師爲證。他們真是改邪歸正了。把他們放釋了罷。巡官聞言。忙把五個強盜。一齊放釋了。五個強盜。這時才敢認玄奘。走上前去。跪在玄奘身邊。抱着玄奘的脚。放聲大哭。玄奘也爲悽然流淚。過了一回。才安慰五人。叫他們以後好好的做人。國王命令巡官。把這五個人開釋出去。玄奘才辭別國王出宮。加僱手力二人同行。一到了邊界。就打發迦畢試國的手力回去。山行五百餘里。而至健陀邏國境。欲知後事如

何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十五回 先聖遺踪沿途細說 儲君痛史剪燭閒談

話說玄奘從那揭羅喝國行五百餘里而至健陀邏國。在健陀邏國所僱手力二人。其中一人年已五十。性喜多言。於印度各國掌故尤爲熟悉。此時聞玄奘爲求法而來。尤爲歡喜贊歎。一路和玄奘閒談。頗不寂寞。到健陀邏國後。引導玄奘瞻仰各處勝跡。如王城東北置佛鉢寶台之故基。如王城東南畢鉢羅樹。爲佛所坐處。玄奘皆一一瞻仰。所至僧寺皆有所布施。手力又言。離畢鉢羅樹不遠的石壁上。有金色佛像。據故老傳說。數百年前。此處石壁縫中。忽有無數金蟻。大者如指。小者如麥。咬嚙石壁。文如雕鏤。填嵌金沙。作成此像。數百年來。雖經風雨剝蝕。絕未損壞。

玄奘聞言。合掌贊歎。稱爲稀有之事。手力又道。其南石壁上又有佛像。高一

丈六尺。自胸以上。分而爲二。自胸以下。合而爲一。故老相傳。亦是神異。立焚道。是何神異。手力道。

從前有貧士信佛。欲請畫工繪一佛像。然傾其所有。不過金錢一枚。自計以此爲酬。數必不足。然繪像心切。姑且商諸畫工。畫工知其誠懇。允爲繪像。而不計酬資多寡。貧士歡喜而去。其時又一貧士。亦欲繪畫佛像。而苦力不足。商之畫工。畫工僅受其金錢一枚。而允繪像。數日之後。兩貧士同來取像。而畫工只成一佛。正在爭論之間。見所繪佛像。忽然分而爲二。畫工便指此像。宜分屬二人供養。兩貧士始各無言而去。

手力見聞既多。詞鋒又利。每有所言。輒使聽者忘倦。他又說。去此不遠。又有石佛像。高一丈八尺。夜間常放光明。又有人見其繞塔行走。於是人多視爲寶物。一夜。有大夥強盜。來刼取此像。像便出而迎戰。羣

盜震恐。因此改過自新。不復爲盜。明日視像。仍立原處。

凡此勝迹。手力所言甚多。只以行旅匆匆。不能一一徧訪。自此行六百里。而至烏仗那國。經營揭釐城。瞻仰佛作忍辱仙人時割身斷體處故跡。渡大河。觀盧醯咀迦塔。又越高山。山路險峻。攀藤捫葛而過。行十餘里。至達麗羅川。經烏鐸迦漢茶城。而過信渡河。河身廣闊。約有數里。汪洋浩蕩。一望無際。行至河邊。有小船在此等客。玄奘等僱定一船。言明渡至彼岸。既已上船。船戶指玄奘行李。問道。這位和尚行李中可有寶物名華。快快取出。放在岸上。玄奘答道。貧僧萬里遠來。沿途託鉢。何來寶物。但不知有寶物的。何以要放在岸上。船戶道。和尚有所不知。此河中有毒龍居住。不許人帶珍寶名華及舍利等物渡河。倘有人帶此類物件。渡至中流。船必沈沒。待至那時。懊悔無及。故不如趁早取出。放在岸上。玄奘道。原來如此。但貧僧並未懷寶。不必耽心。

船戶見玄奘是個和尚。而又言詞懇切。所言諒必不虛。便開船徑渡。恰好遇着天氣晴朗。風平浪靜。不久便渡至彼岸。付了船錢上岸。此處已是坦。又始羅國境。入城遊覽。花木茂盛。氣候和暢。玄奘向土人訪問古跡。遇一老翁。願爲嚮導。先在城中覓一僧寺寄宿。明日由老人引導。玄奘遊覽龍池。池在城西北七十餘里。行一日而至。只見池水澄清。各色蓮花。開滿了一池。池不甚大。周圍不過一百餘步。玄奘說道。這池不大。此中未必有龍。何以名爲龍池。老人道。龍爲神物。變化無方。能屈能伸。其所居處。不問大小。此中神龍。專司風雨。凡遇請雨求晴。無不立應。玄奘於龍池上環遊一周。時已薄暮。便與池上覓一僧舍借宿。燈下與老人閒談。老人道。此閒勝跡甚多。不可徧述。其間最有名的。莫如無憂王太子塔。玄奘道。無憂王太子塔爲何而建。老人道。此話甚長。好在夜間無事。可與大師細言。據故老傳說。

從前無憂王有太子。名叫拘浪拏。爲無憂王正后所生。生而容貌端正。性情仁慈。全國臣民。無不同聲稱贊。未幾。正后終沒。繼母驕縱。見太子賢明。心懷嫉妬。處心積慮。必欲謀害太子。一天。乘間對國王道。吾王領土。有咀叉始羅國。稱爲最大。國王政繁權重。安可付與他人。必須親信子弟。方可付託。今太子拘浪拏。賢明仁惠。國人共知。何不命太子鎮攝此邦。必能爲國屏藩。不負吾王囑託。無憂王惑於妃言。便命太子拘浪拏出鎮咀叉始羅國。臨行。諄諄告誡。且與密約道。凡有詔書。必有吾齒印。齒在吾口。他人何能僞造。太子領命。泣別無憂王。而出鎮於咀叉始羅國。道路悠遠。音信稀疎。於是王妃便詐發詔書。賜太子。乘王熟睡。竊取王之齒印。密封遞去。太子得詔。命輔臣啓讀。輔臣讀罷。相顧失色。太子問是何事。輔臣道。大王有詔痛責。命挖去太子兩眼。將夫婦二人。放逐山谷。任其所之。不許過問。

太子聞言。爲之驚駭。檢驗齒印。一一相符。輔臣猶謂王雖有詔。未可便依。爲太子計。宜慎重行事。不如回國請罪。看是如何。太子道。父命賜死。吾又何辭。齒印宛在。必無謬誤。輔臣泣諫不從。太子卒命人挖去其兩目。於是便成爲盲人。夫婦流離。行乞度日。飄流轉徙。至於王都。太子之妻對太子道。此是王城。昔爲太子。今爲乞丐。究研因何得罪。願聞其詳。於是商量計議。冒爲賣歌之人。混入於無憂馬廐。於夜深人靜時。放聲悲歌。又彈箏篴。相和歌聲。悲痛動人心魄。無憂王初聞歌聲。爲之歎息。繼聞箏篴之聲。徐徐辨別。知爲出自太子之手。然太子何以至此。詫爲奇事。便問守廐人。詢彈箏篴者。果是何人。引來見我。守廐人引太子見無憂王。太子雖已雙目失明。形容憔悴。無憂一見。尙能認識。流淚問道。你莫不是拘浪拏。何故至此。太子聞言。欲哭無淚。哽咽答道。我是拘浪拏。前奉父王詔書。挖去